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 军功章里的故事

◎张洁

重庆的深秋，雾茫茫，雨蒙蒙。秋风萧瑟里，三角梅落英缤纷，艳丽的花瓣儿在青苔上染出一片耀眼的红。树叶飘零，宛如黄色的蝴蝶翩跹起舞，轻盈地凋落在树下，归根。

这样的境况，常常使我多愁善感、浮想联翩，又忆起了远去的父亲。不知不觉中，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这三年，多少次我与他在梦里相见，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仿佛一直厮守，从未远离。

母亲那天打开了她珍藏的小木盒，从里边取出一个红布包。她小心翼翼地红布一层一层轻轻展开，当揭开最后一层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枚军功章。一个二等功，两个三等功！这是父亲的遗物，生活简朴的父亲，一生没有留下金银财宝，唯有这三枚军功章，还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三个并排站立的年轻军人，照片右上角有几个白色的数字，显示出这是1953年11月8日拍的照片。除此之外，另有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抗美援朝老兵的。

父亲生前从不谈论往事，我们问起，他总是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父亲已经远去，这三枚军功章背后的故事成了难解之谜。

有关父亲的往事，是母亲断断续续讲述给我们的。在我的脑海里，是支离破碎而无法连贯的。1950年，刚满17岁的父亲，瞒着我的爷爷奶奶去乡政府报名参军。那时朝鲜战争打得激烈，天天都在死人，父亲和同村的另外三个年轻人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那个时候，凡家里有人参军，政府会给他们家的大门上方钉一块小木牌，上面有红漆写的四个大字：光荣军属。当这个人牺牲了，就会换成：光荣烈属。后来，另外三家都换了木牌，只有我爷爷家的木牌没有换。这让我的爷爷奶奶心里有了些许的安慰，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1958年，父亲又随部队开赴福建前线，后来再驻军浙江，直至转业到地方工作。

这些有关父亲粗线条的人生轨迹，在母亲的描述中，没有

情节细节、没有任何可想象的余地。只是父亲在暮年的时候特别怕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穿上几件厚厚的衣服。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的双手真的冰凉如水。在冬天里，他总是靠着暖气片打盹，半眯着眼睛，嘴里含混不清地喃喃自语：那雪好大好大呀！天冷，天太冷！

为了给父亲治疗，我们曾找过许多医生。医生说，这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落下的病痛，没有根治的办法。因而，父亲总是在默默忍受。

他一直在追逐着温暖，早晨太阳照在客厅的东边，他把躺椅挪在东边。下午太阳照在客厅的西边，他又把躺椅挪在西边。他的生命之树，在无形的岁月里快速枯萎，面色苍白，瘦骨嶙峋，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睁眼。在他89岁生日那天，我们斟酌再三，决定给他播放《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当那嘹亮的歌声蓦然响起，半躺在椅子上的父亲，倏地坐起身子，双眼圆睁，情绪激动，双手用力挥动着，仿佛又回到了战友中间。

父亲在临终前，再一次说，好冷，好冷呀，好大的雪啊！他竟然小声说出了一些地名，这些地名，他是多么熟悉，我们又是多么陌生！我询问母亲，母亲拿起小木盒中的照片，指着照片里的人，讲述了其来历。

照片左边的高个儿军人，是大李。右边矮个儿的，是小周，中间的是我父亲。从朝鲜归国后，

他们在辽宁丹东的一家照相馆里，拍下了这张合影。大李是山东人，他被敌机的炸弹削去了右手，后来截了肢，军装右边的衣袖空荡荡的。小周是四川人，连队的卫生员，被炸弹震聋了双耳，听不见任何声音。在第三次战役中，父亲所在的连队奉命守卫“三八线”，近二百人的队伍，活下来的就他们三个。撤退时，父亲背着受伤的大李，胸口处一直掖着大李被炸掉的右手，他要坚持着把大李送到后方医院，然后央求医生把这只血淋淋的手给大李安上。大李说过，等战争结束了，他要回山东老家，结婚生子，种二亩田，养几只鸡，平平安安地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没有手怎么行啊！卫生员小周说，这肯定接不上，劝父亲扔掉。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断掉的手就放在自己胸口处，一直是温热的，怎么会接不上呢？

父亲和小周，轮换背着昏迷不醒的大李，走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的冬天里，飞舞的雪花好大好大！凛冽的寒风好冷好冷！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在艰难地行走。皑皑的雪，嘎吱作响。一行脚印，铿锵有力，坚定不移，一直朝着祖国的方向。

父亲的墓地在宝鸡的北坡上，厚重的黄土，被阳光晒得那么温热。父亲怕冷，朝鲜冬天的雪花，在他生命里飘落了几十年，他一直想把它抖落掉，可是那雪已经融化在了他的血液里，那寒冷已经深入了他的骨髓中！

在重庆的深秋，透过朦胧的薄雾，我仿佛看见父亲正向我们走来。那三枚军功章和其他遗物，都是父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我们要好好珍藏，世代相传。

## 把稿纸铺在土地上（外一首）

■姜华

父亲把稿纸铺在土地上，植物和庄稼是父亲的文字。那些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都是他笔下斑斓的修辞

你看，那一行行排列整齐的小麦玉米，正在把阅读引向纵深。农时里多么丰硕的文字哦，让人看不出一点病态和败笔

父亲用汗水写出的诗，发表在大地头条上。像家谱更像灌进我们后人血液里一粒粒饱满、坚硬的种子

风里写，雨里也写。在田间写诗的父亲，姿势多变。有时站着，有时蹲着，有时需要弯下腰。后来他在土地上，匍匐下来

梦中的父亲，站在农田里构思、策划着四季、收成和诗歌。他有时像父亲，有时像诗人。更多的时候，像一座雕塑

荷塘

一千多亩荷花，在这里集中康养。这个五月，在巴山深处的全国文明村镇金寨镇集观光、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劲园荷花与游客笑得同样灿烂

灿烂的还有那些蝴蝶、蜜蜂和蜻蜓。还有在水中游动的鲈鱼肥泥鳅，唱歌的青蛙。几个拍照的艳丽女子，惊走了水中一对热恋的水蛇

一场雨，说来就来了。急促的雨点像爆竹，把民居、荷塘山林和雨伞敲打得噼啪作响。好像在为巨变的乡村喝彩鼓掌。雨越下越大了

## 史册里看村子（三章）

◎朱维

革开放，董坊人富了。当年董坊人要社火，糊了一头纸奶牛四处招摇。没想到假奶牛引来了真奶牛，竟然一头跟着一头。从此，村子里便有了上千头奶牛。牛奶真是好东西，哺育得整个村子也气壮如牛。

如今，村子里又飞来数万只蝴蝶。有生机勃勃的地方，就有蝴蝶。

邢家塬

邢家塬以仰塬出名，仰塬以邢家塬得利。

仰塬靠山、临漳。据说山上有山神、潭里有水神。不过这山神、水神并不那么神，好像还神不过这里的人。

这里的人，眼里一直存的是美景，手里攥的是丰收。塬上、川里的女孩抢着往这山窝窝嫁。

据说，大画家黄胄来这里画过驴。一时成了风景，一时吸粉无数。只是，这里的真驴都远走了，只留下几头走不了的假驴。但假驴很倔，它定格住了真驴的辉煌岁月。

庆幸邢家塬、仰塬二塬合村。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邢家塬人有经济头脑，仰塬人有勤劳双手；山

顶光伏，坡上核桃，合作社、产业园……一样都不会少。

邢家塬是一首歌，是民乐和美声的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的交响。邢家塬正在跟着新时代的节拍，唱响最美的歌。

罗家店

罗家店，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

西周安夷大道，这个店，为安抚西戎的大军输送过温暖。汉唐丝绸之路，这个店，为中西往来的驼队提供过方便。左宗棠收复新疆，彭德怀追剿马匪，这个店，为将士捧过热茶，送过祝福。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个店，曾经火热，也曾经清淡，却为父老温饱，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过无数贡献。

古丝绸之路，驼铃远去；新丝绸之路，汽笛又鸣。这个千年老店，挂上了一块新匾，叫“乡村振兴”。店主为了将生意做大做强，特意增加了一项新业务：开店带货。

因为，店后一片千亩苹果园，正眺望着天南海北的客商。

董坊

董坊是一个塬。山，被称作愚公的一群人削去了一半，也就成了塬。从此，“娃娃一片片，都在塬上转……”

塬上这群愚公开疆拓土，不仅仅只有朱家倪家，还有孟家石家，还有邓家杨家……至于董家，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抄手掌柜一个，挂个名也很超值。

董坊村人最初来自吕梁之巅？还是东海之滨？也许都有可能。不过没必要翻族谱家谱，这里的人都说：我是董坊人。

董坊村曾经号称“小北京”。这个村子的大槐树曾经很多，多得人们不再提山西的大槐树。大槐树下的道上，行过明清的牛车；大槐树上的天空，飘过秦汉的白云。

十年风雨，董坊人穷了；改



## 飞呀飞

■李宝萍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带着梦想和彷徨想飞到遥远的地方风雨要折断我的翅膀我不得不改变方向可是梦里依然有星光飞呀飞呀飞呀飞飞过冬天就有花香飞呀飞呀飞呀飞飞过荒芜就是天堂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迎着春风和阳光想飞到梦想的地方让生命焕发迷人光芒你给我无尽的力量我会继续勇敢地飞翔飞呀飞呀飞呀飞飞过夏天就有稻香飞呀飞呀飞呀飞飞过梦想就是天堂

不想看见生命的无望蒲公英张开心翅不想让后悔占据心房舞动青春一次次飞翔



三秦诗坛